



彭樹君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  
湖南省湘潭縣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廣告公司文案  
雜誌主編、報社編輯  
現職／自由時報  
副刊編輯

作品／  
(薔薇歲月)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給愛麗絲)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準備出版  
(蝴蝶日記) 短篇小說集 (希代版)  
散文集 (聯合文學版)

## —— 星星湧現的日子 ——

短篇小說第二名 彭樹君

### \* 等待星星

昨夜我又夢到了姐姐，夢到她十八歲那年的容顏。  
像往常一樣，夢裏的她靜靜的坐在我的床邊，微笑的注視著我，穿著她最喜歡的那件小藍碎花的衣裳。夜涼如水，她整個人像是水邊一抹幽微的倒影，流麗而透明。  
我伸出手想要擁抱她，但也像往常一樣，我的指尖尚未觸及，她就化為輕煙，幽然而去。於是我知道，這又是一場鏡花水月的夢境。  
我醒來，再也無法入睡，往事如澎湃的海潮襲捲而來，終於將我淹沒。我轉頭望向窗外，在廣漠暗沈的夜空中，等待星星的出現。

### \* 頹落的流星

天氣晴朗的靜夜裏，滿天都閃爍著星光，彷彿是一襲黑色絲袍上縫了璀璨的寶石，華美的像一個古老的神話

。姐姐和我常常坐在門前的屋簷下，著迷的仰望那一大片星原。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她教我唱的。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都還是好小小的孩子。

我們住在城東的一個眷村裏，這眷村有個美麗的名字——桃園新村。為什麼叫做這個名字，我至今仍不明白，因為這村子裏從頭到尾見不著一株桃樹；但除了桃樹之外，倒是什麼植物都有，各式各樣的野花野樹在村裏村外相依為命，由於不值錢，反倒是份外努力的生長著。春天的杜鵑，夏天的梔子，秋天的海棠，一樣也不缺。而這個村子最具代表性的植物，當然是廣場中央那棵粗壯的老榕樹；夏天任何時刻，總少不了一羣手搖蒲扇、穿著拖鞋的三姑六婆，聚集在那棵樹下交換這村子裏所有的蜚短流長。

那時，「爸爸」這個名詞對我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我甚至不知道我和隔壁的小咪一樣也有爸爸。因為父親的工作地點在屏東，當時鐵路交通並不發達，他難得回家一趟，偶而回來，我還以為他是客人。他沈默寡言，少有笑容，也不會帶我們玩，所以幼年時的我對他簡直沒有任何印象。

可是對於馬叔叔，我倒是記得很清楚。他是個高大好看的男人，頭髮總是梳得油亮亮的，衣服總是穿得光鮮鮮的。他每隔一兩天就要來我們家一趟，每次人還沒進門，就先嚷了起來。

「我的心肝寶貝在哪裏呀？小青青，馬叔叔來嘍。」

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就光著腳咚咚地跑到客廳，抱著他的腿，期待的仰著臉，因為我知道在他的口袋裏必定藏著要給我的糖。他一把抱起我，高高的舉在半空中，恐嚇的說：

「把你丟下去哦，把你丟下去哦。」

接著他雙手一收，就把我摟進了懷裏親吻不休。我咯咯地又笑又躲，兩人總要這樣纏上一陣，難捨難分。然後媽媽就會從臥房走出來，倚在門邊半笑不笑的說：

「對於女人，你就是最有辦法，不管大的小的，全都要一網打盡才甘心。」

「是嗎？」馬叔叔嘿嘿笑著，放開了我，由口袋裏拿出兩支棒棒糖，一支給我，另一支搖晃著向佇立一旁的

姐姐召喚：

「小瓊，喊馬叔叔，否則不給你糖吃。」

然而姐姐只是遠遠的站著，漠漠的寒著一張臉。

「妳看到了吧？」馬叔叔笑嘻嘻的轉向媽媽，隨手把那支棒棒糖甩向桌上：「對你的大女兒，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媽媽望著馬叔叔，發話的對象却是姐姐：

「小瓊，帶妹妹出去玩。」

姐姐仍遠遠站著，一動也不動。媽媽生氣了，轉向姐姐，精心描繪的眉眼隱含兇光，語氣十分不耐煩：「叫你帶妹妹出去玩，聽見沒有？」

姐姐這才不情願的牽起我的手，默默的走出門外。

我和姐姐手牽著手走過村子廣場中央那棵榕樹下時，坐在樹下乘涼的那群鄰家媽媽喊住了姐姐：

「小瓊，你爸爸呢？」

「爸爸在屏東上班，下個月才回來。」姐姐老老實實的回答。

「那媽媽呢？」

姐姐遲疑了一會兒。「媽媽在家……睡午覺。」

那群女人相互擠眉弄眼，好像逮住了什麼人贓俱獲的醜聞似的，又興奮又嫌惡的撇著嘴，樂個不了。大毛的媽媽尖起嗓子問：

「那馬叔叔是不是也在你家睡午覺呀？」

那夥女人更歡喜了，紛紛以蒲扇裝模作樣的遮著嘴，笑個沒完。

姐姐呆呆的站著，一臉蒼白。我正專心舔著馬叔叔給我的那支棒棒糖，一時不知怎麼，竟失手落在地上；我先是一楞，繼而驚天動地的大哭起來，蹲下身去撿，誰知姐姐竟一把將我手中那支沾了塵土的糖粗暴的搶走，用力扔向大毛媽媽，然後拉著我轉身就跑。

以後，每當這一幕在驟不及防間跌入我的記憶中時，我總能清楚感受到當時舔了沒兩口的糖果落地，那股萬念俱灰的心痛感覺。

我大概是個很沒良心的孩子吧，不僅對長年在外的父親沒印象，甚至對母親也缺乏深刻的記憶；她不是沒日沒夜的躺在床上睡覺，就是成天不見人影。說得難堪些，她好像不記得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只有在偶而想起的時候，才會突如其來的把我和姐姐一把攬入懷裏，又親又啃，沒頭沒腦的痛愛一番；但絕大部份的時候，她總是心不在焉的皺著眉，拒絕我們去煩她。

由是之故，姐姐便儼然成了我的小母親，雖然她只比我大三歲。我餓了，是她泡牛奶煮稀飯給我吃；我夜裏做噩夢，是她抱著我安慰我不要哭；我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是她牽著我的手帶我去上學。

在我一年級上學期的某天傍晚，父親突然回來了，却正見到姐姐握著扇子坐在煤爐旁哭泣，因為煤屑飛入她眼中，把她痛哭了。爸爸把姐姐拉起來，喝斥她不准哭，繼而問：

「你媽呢？她怎麼不做飯？」

姐姐不敢說，低頭垂淚，不發一言。隔壁的小味媽媽也正在後門廚房門口搨煤爐，一邊搨涼一邊風涼：「哎喲，老唐，不是我說你，你好歹也該管管你太太，她這樣三天兩頭的不見人影，放著兩個孩子不管，早

晚出問題。而且……嘖嘖，人言可畏哪，有關你太太的事，已經傳得很難聽了。」

「我太太……什麼事？」父親疑惑的問。

「天啦，老唐，你還不知道哇……」

隔著竹籬笆，小咪媽媽和爸爸說了好些話，只見爸爸的臉色越來越青，而小咪媽媽却收束不住，滔滔不絕，興奮的整張臉發紅。

當天晚上，我和姐姐入睡之後，又被隔壁房中的喊叫吵醒，嗓門粗的是爸爸，聲音尖的是媽媽。

「……媳婦！妳把我唐天寶的臉都丟光了，不要臉的女人，妳配當妻子與母親嗎？」

「誰稀罕！憑什麼我該和你一起過苦日子？嫁給你之後，我沒享過一天福，窮光蛋……」

他們越吵越激烈，措詞也越來越惡毒。然後，大概是父親打了母親，她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仍在大聲咒罵。我和姐姐靜靜的躺在榻榻密上，那些不堪的爭吵、打罵與哭鬧如潮水般一波波穿越牆壁，向我們襲捲而來，無從抵擋。

我害怕的拚命把自己埋進棉被裏，嚇得要哭又不敢哭。姐姐在黑暗中橫過一隻手來握住了我的，以輕快而顫抖的聲音說：

「青青乖，不要哭，姐姐帶妳去看星星。」

「看星星？」我呆呆的問。

「妳看，窗外不是有好多漂亮的星星嗎？」

是的，透過紗窗，真的有許多皎若琉璃的星星，正對著我們眨著美麗的眼睛呢。我們姐妹兩個下了床，悄悄走出後門，把那片哭喊殺伐留在身後。

村子中央的那棵榕樹旁，有一架鞦韆，姐姐領先向它跑去。「來，青青，我們來比賽，看誰盪得高。」

在夜裏盪鞦韆的感覺彷彿乘風飛行，我站在鞦韆上用力前後擺盪，快樂的笑個不停，所有的恐懼全扔到九霄雲外去了。最美妙的是，越盪越高，就越接近星空。

一道銀色的纏影自天際下落，一閃即逝。

「流星！」姐姐喊道：「青青快許一個願望，會實現的。」

我閉起眼睛，任呼呼的風自耳邊飛掠，虔誠的在心中默唸著：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願爸爸媽媽相親相愛……

也許是流星頹落的太快，這個願望遂來不及實現。

第二天，母親一去不返，她正式離棄了這個家，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而且沒有任何消息。她予我們的意義，向來就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

\* 盛開的星羣

十歲的姐姐在母親出走後，不得不接收了主持家事的義務，但是家裏畢竟不能沒有大人在，所以父親將工作申請調回台北，我們的日子從此改朝換代，由母親的放任一改而為父親的嚴酷。

由於不得志的關係，父親的情緒永遠在沈鬱與暴怒之間轉折，尤其是母親離家之後更是如此。軍人出身，習慣了紀律，我和姐姐稍有不順，就動輒領受他的責罰；因此父親在家的時候，除非是他高揚的怒斥，向來總是靜悄悄的，我和姐姐安安靜靜的做自己的事，大氣也不敢哼一聲。

我對父親的畏懼，簡直成了一種嚴重的心病，只要一聽到他的脚步声，我就忙不迭的躲到別處去，動作有如兔子遇到獵人一般迅速；所以，不但不必要的時候我絕不主動和他說話，甚至必要時我也不敢和他說話。無形中，姐姐就成了我的傳話站。

常常，我在房中做功課，會聽到姐姐怯怯的對爸爸說，青青要繳勞作費了，青青的鞋子已經破的不能補了，青青的作業簿用完了……然而爸爸沈默著一言不發，久久不回答。我偷偷的從房門縫隙往外望，總見姐姐站在爸爸跟前，為難的低著頭。

也許是沒有了母親，和父親又親不起來，我比幼年時更變本加厲的依賴姐姐，一天到晚跟在她身後進進出出。每升一年級，學校裏就會重分一次班，新老師點名時點到我，總少不了把我叫起來問：

「青青，唐瓊是不是妳姐姐？」

我點點頭。老師笑了：

「妳要以妳姐姐為榜樣才是，她還沒拿過第一名以下的成績呢。」

大概是基於「有其姐必有其妹」的錯覺，一開始我總會得到新老師的另眼相看，但每在第一次月考過後，一切原形畢露，我的好日子就到此為止了。老師也總少不了揚著我一片殷紅的考卷，眉毛倒豎，詫異的高聲問道：

「妳姐姐那麼優秀，怎麼妳會這樣？」

可不是嗎？每次經過學校穿堂中那面「模範生榮譽榜」的牆下，我也一再的問自己同樣的問題——為什麼妳姐的照片和名字能高高的懸在榮譽榜上，每一學期都不缺，而我卻沒有得過一次差強人意的成績？

有一次，我又領了一疊六十幾分的考卷回家，因為第二天老師要檢查家長簽名，我只好鼓起勇氣把那疊考卷呈到父親面前，心中惶惶的漲滿了絕望與恐懼。父親和往常每一個陰鬱的夜晚一樣，正坐在沙發上悶悶的抽煙，醞釀著下一次的火山爆發。我破爛的成績正給了他絕好的理由，他由沙發上跳起來，順手就給了我一記耳光。

「我花錢送妳去上學，妳拿這樣的成績回來見我？妳自己看看！笨的像豬一樣！我養妳還不如養一頭豬！」



白天在學校裏，我已經因為考不好被老師用藤條抽了一百多下的手心，這會兒又因同樣的理由被爸爸甩了一記耳光，不禁又羞恥又委屈的哭了起來，與淚水共生的蠻橫讓我不顧一切的衝口而出：

「還不是因為你沒有錢給我補習才這樣！人家我們同學都有補習，可是我沒有！還有的同學父母會給他請家庭老師，可是我沒有……」

父親楞住了，難怪他驚訝，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打從我出生到現在，還沒和他頂過嘴呢。可是話一出口，就如珍珠斷線，收不回來，只有任它落了滿地：

「你每次心情不好就打我們！你嫌我笨，可是我也沒嫌你窮！」

父親楞無表情的臉上逐漸失去血色，他揚起手，看樣子是準備要打我。我強硬的瞪著他，沒有絲毫愧悔的表示。打就打吧，將來有一天我出了名寫自傳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一段寫進去，讓世人看看我有個多麼不幸的童年！

可是他竟然沒有打我，那隻微顫顫的手在空中停了半天，最後終於頹然放下。然後他歎了一口氣，無力的轉過身去，轉身時候踉蹌了一下；他慢慢的走進房中，悄悄掩上了門。

一時之間，我呆住了，難以相信自己竟然如此輕易就逃過了一劫。我站在客廳中央，忽然感到整個屋子靜寂的可怕，一股巨大的壓力向我湧來，迫得我喘不過氣來，讓我幾乎是半跌半撞的跑向屋外。

坐在門前的石階上，滿天的星星靜靜的俯視著我，我也靜靜的仰視著它們。空中飄來茉莉花的香味，森森的清甜細細泛入夜的每一角落，這是個甜蜜美好的夜晚，可是淚水在不知不覺間爬滿了我的臉。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傷心。

「爸爸的脾氣不好，那是因為他心裏煩，我們應該多體諒爸爸，別讓他生氣。」不曉得什麼時候，姐姐已經悄悄的坐在我的身旁。

我撥弄著石階邊緣野生的小草花，讓淚水滴落在膝蓋的褶裙上。

「我知道妳心裏也很後悔。」姐姐柔聲說：「沒關係，下次不要這樣就好了。」

我用雙手搗住臉，終於痛哭了起來。

「其實……其實，我是生我自己的氣，」我抽抽答答的哭著，斷斷續續的說：「為什麼我不能……不能像妳功課那麼好？這樣，老師……老師不會打我，爸爸也不會……不會生氣……」

「乖乖，不要難過了。」姐姐安撫的拍著我的背：「只要妳用功，姐姐知道妳會進步的。」

真的嗎？我半信半疑的張著一雙迷濛淚眼，茫然的望向星空，然而姐姐語氣中的肯定不容我懷疑。

「真的，只要常常向星星許願，而且努力去實現的。這是你和星星的約定，雙方都不能偷懶的，不然就不靈了。」姐姐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比星星還明亮：「妳知道星星代表什麼嗎？星星代表希望！」

我的願望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如果我對每一顆星星許願，是否願望就會一一實現呢？姐姐說，只有許願是不夠的，還要努力才行，否則許的願就不靈了。我真的開始認真唸書了起來。有時偷懶不想做功課，一眼瞥見窗外的星星，想起我和它們的約定，只得又乖乖拿起了課本。在星星的注視及監督下，我的成績不再那樣慘烈，雖然不能像姐姐一樣考第一名，可是好歹也遠離了倒數的邊緣。

到下一次月考之後，我捧著成績單去給爸爸簽名的時候，臉上是掩不住的喜悅與得意。我還以為爸爸這次一定會稱讚我呢，可是他只是「唔」了一聲，點了點頭，仍舊是面無表情。我好失望，正要轉身走開，爸爸突然叫住了我，從抽屜裏拿出一包裹著文具店包裝紙的東西給我。

「喏，拿去。妳這次有進步，下次要更努力。」

我捧著那包禮物，手足無措的傻住了，這是我第一次得到爸爸的獎賞！因為沒有經驗，我不知該如何反應，只是呆呆的看著他，連謝謝也忘了說。爸爸不自在的揮揮手，粗聲說：

「好啦，楞在這裏幹嘛？快去做功課啊。」

我夢遊般的回到自己房中，打開包裝紙一看，是一個自動鉛筆盒，雙層的，上面有白雪公主圖案的那種，這是我盼了好久好久的。每天放學走過那家文具店的櫥窗，我都要把臉貼在玻璃上戀戀不捨的站著看半天，我曾經對星星許過願，希望有一天能擁有它，而現在我的願望實現了，它真的是我的了。

姐姐走了過來，笑著摸摸我開心的臉頰，說：

「青青好棒哦。」

我仰著臉天真的說：「星星也很棒呀。」

「對。」姐姐向我眨了眨眼，我們一起笑了起來。

窗外，繁星閃爍，像天空的花朵，一朵一朵的開了。

那年夏天，當牆頭的軟枝黃蟬也一朵一朵的盛開時，姐姐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自小學畢業，進入了初中。

### \* 星光 是 天空 的路 燈

姐姐越長大就越好看，纖細修長的個子，白皙的皮膚，清秀的臉蛋，雖然是一襲白衣藍裙的學生制服和齊耳短髮，也不能遮掩她少女的美麗，引得村裏村外一群少年總要在我家門前探頭探腦，當她走過村裏那棵榕樹下的時候，也總要引起那群三姑六婆遮在蒲扇後的竊竊私語：

「唐家小瓊是越來越漂亮啦，她媽當年怎麼狠得下心不要她們姐妹喲。」

「那不要臉的女人將來不會有好下場的，當年老唐也真瞎了眼，娶了一個騷貨，天曉得那兩個女孩是不是真

是老唐的種。」

「這倒是，她們姐妹倆那白淨生嫩的模樣兒，怎麼看和老唐都沒有一絲相似的地方。說來老唐這輩子也真倒楣到家了，老婆和別人跑了也就罷了，養的還是別人的孩子……」

初聽到這些不堪入耳的流言時，我氣哭了，但姐姐只是淡淡的笑笑，平靜的說：

「別人要說，讓他們去說吧，我們過我們的日子。」

然而，真正被觸怒的時候，姐姐也有極潑辣的一面。

有一次，鄰村一個高我一屆的男孩子經過我們家時，故意把喝完的汽水鐵罐扔過牆頭，砸壞了我養的一鉢豆芽菜，那是自然實驗課的功課，被砸壞了我就不能繳作業報告了。我當然很生氣，出門去找那個男孩理論，他因為理虧說不過我，就威脅的亮出拳頭，蠻橫的說：

「妳叫什麼叫！誰不曉得妳媽是個不要臉的女人，不要臉的女人生的孩子當然也是不要臉的，還不趁早躲起來，竟然還敢叫，再叫老子就揍妳。」

眼看著他的拳頭就要揮過來，這時原本在廚房煮飯的姐姐抓了掃把衝出來，怒聲喝斥：

「滾開！」

那男孩子楞了一下，隨即嘻皮笑臉的說：

「又是一個不要臉的，我操！妳他媽裝什麼笑！妳要真敢打我，老子我就佩服妳……」

話還沒說完，姐姐的掃把已經結結實實的擊在他的腿上，他痛叫了一聲，跳著腳跑開，姐姐又厲聲喝道：

「回來！」

那男孩子猶豫了一下，竟然真的一拐一拐的又回來了。姐姐拾起那個汽水鐵罐，擲還給他，冷冷的說：

「這算什麼？欺負比你小的女孩子，簡直可恥！你給我妹妹道歉再走！」

那男孩子低著頭咕嚕了一聲對不起，就一溜煙兒的轉身逃掉了。姐姐把哭哭啼啼的我拉進家門，遞了一條手帕給我，幾乎是生氣的說：

「把眼淚擦了，不必為這種不值得的事哭泣！」

我怔怔的望著她，隔著淚眼迷濛。她的臉上一片漠漠的冰寒，薄唇抿得緊緊的，眼底寫著倔強。我那時才知道，一向溫柔的姐姐，其實比誰都堅韌。但在她平靜的面容下，必有著極深沈的苦楚。

當我也剪去辮子，換上初中生制服的時候，姐姐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考上北一女和台北師專。因為家境並不寬裕，姐姐本想唸免費的師專，但爸爸堅持讓姐姐上高中。

「我唐天寶雖然窮，可是你們要是能唸書，我絕對供你們唸上去；斷斷沒有白白糟蹋一塊讀書料子的道理！」



姐姐是桃園新村第一個穿上綠制服的女孩，這在我們村子裏是值得大放鞭炮的盛事，著實令我們家風光了一段時日。爸爸臉上甚至出現了難得的笑容，那陣子他常站在我們家門口，一面拍蚊子一面接受左鄰右舍的羨慕和恭維，口裏不住的嚷：

「沒什麼，算不了啥，小孩子子麼，沒什麼了不起，不過是會唸書罷咧，大家太抬舉她啦……」

但他心裏其實是十分得意的。

有時，他夜裏好興緻，喝了一點酒之後，平時那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容就在酒酣耳熱裏溶化了，不再令人望而生畏，反而十分的慈眉善目。他常常又欣慰又感慨的拉著姐姐的手對她說：

「小瓊啊，爸爸這輩子從沒得意過，幸好我的女兒還算爭氣。妳放心唸書，只要妳能唸，將來唸完大學再唸博士，爸爸無論如何都會供給妳。」他拍拍胸脯，把杯底的殘酒一飲而盡：「妳不要擔心學費，呃，還有留學的錢，爸爸會想辦法！我的女兒若能唸個博士，我唐天寶也就不是一事無成了。我要能看到妳為我們唐家光耀門楣，我心裏多高興啊。」

可是爸爸甚至沒能看到姐姐高中畢業，就在一次車禍中撒手人寰了。

爸爸入殮的那一天，我和姐姐從山上下來的時候，已是暮色深濃。墳塚間的羊腸小徑兩旁植著高聳的白楊，樹梢直插入黃昏的天空，秋天蕭瑟的西風搖撼的羣樹舞動，姿勢彷彿是揮手告別，那是父親依依不捨的魂靈在向女兒告示著什麼嗎？生死幽冥的大門重重落了鎖，如何開啓？我的心忽然感到一陣哀傷的刺痛，想著父親此生的顛沛流離、不順和寂寞，做他的女兒，我何曾給他任何安慰？只是逃避著與他親近，害怕他的壞脾氣。我這才知道在內心深處是多麼愛他，可是我永遠、永遠也沒有機會告訴他了。

而且，我也是這才想起，我和姐姐現在已經成了孤兒。夜色一吋吋的吃掉殘餘的天光，我的心也一吋吋的掉入晦暗之中。

「姐姐，」我哽咽的說：「我們已經沒有媽媽了，現在爸爸也走了；我們已經沒有家了。」

姐姐含淚望著我，伸過手來握住了我的。「青青，不要哭，妳還有一個姐姐，我也還有一個妹妹，我們怎麼會沒有家！」

入夜的山風在林間嗚咽，夾著冰寒的微雨，我和姐姐在風雨中緊緊的牽著手，確定對方的存在。在這世界上，我們所能擁有的，就只有彼此了。

星星是天空的路燈，一盞一盞的亮了起來，指引著回家的方向。我和姐姐在星星的守護下，相互攜著手，默默的回到家中。

\*沈默的星語

我們沒有時間哀傷太久，馬上就得面臨最現實的生計問題——房子是公家宿舍，一時還不會收回去，我和姐姐不至於露宿街頭；我們是遺孤的身份，學費也幾乎全免，還可申請清寒獎學金，再靠著爸爸的撫恤金和車禍賠償費，我們暫時還活得下去，不過當然是必須算計得十分仔細，否則就要面臨捉襟見肘的窘況。

所以，姐姐大學聯考只填了師大幾個系的志願，為的是師大不必繳學費，還有學生月費可領。她已經盤算過了，到時她再兼兩個家教，我們的日子就可以維持下去了。

「我要繼續往上唸，再苦也不放棄。」姐姐堅定的說：「不只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爸爸。」

她要考大學，我要考高中，兩人的時間都很緊湊，但為了維持一個家，裏裏外外仍有許多事要奔忙。姐姐一肩挑起家務的重擔，其餘的時間就全部用來唸書，尤其是高三那段時間，她簡直是不要命的讀書，常常徹夜不睡，挑燈用功。我沒有她一半的努力，可能連一半的一半也沒有，總是在我熄燈上床的時候，她書桌前的燈仍亮著，而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她又已經在院子裏背英文了。這樣日以繼夜的苦讀，使原本就纖弱的姐姐更是瘦的剩下一把骨頭。

放榜之後，她果然以第一志願考上師大英語系，而我則如預料中的敗北考場。我早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子，所以也不傷心，既然已有姐姐光耀唐家門楣，我就馬虎點兒算了，反正我從小就愛塗塗抹抹，對顏料創造出來的幻想世界特別嚮往，這下乾脆挑了一所商工的美術設計科來讀。

或許是用功過度的緣故，姐姐在考前那段日子就常有發燒的現象，而熱度並不會隨著放榜後的鬆懈而退却。她清瘦的臉頰上常浮現著不健康的紅暈，我擔心的要求她去醫院檢查，她只是按按發燙的臉蛋，笑著說：

「沒事的，夏天嘛，太熱了。」

然而秋天來臨的時候，姐姐却病倒了。

她原來白天上課，晚上兼家教，日子過得馬不停蹄，我後來才曉得，她根本是咬緊牙根在苦撐著，後來實在撐不下去了。那夜她在浴室裏洗衣服的時候，突然一陣天旋地轉就昏了過去，面頰的紅潮激盪得駭人，嚙語不斷，破碎凌亂的句子，一串又一串。

我抖著手指要撥醫院的電話號碼，因為心裏太慌亂了，重覆了幾十次才按對正確的鍵。當電話終於接通的時侯，我已經泣不成聲了：

「求求你們快來救我姐姐，她快死了！」  
在我以為起碼等了一世紀，事實上才十五分鐘以後，救護車來了。巷子太狹，車子開不進來，醫護人員只得

用擔架把姐姐抬了出去。我哭哭啼啼的跟在後面，因為慌亂，只穿著家裏的拖鞋，匆忙中遺落了一只在路上，也無心回頭撿，就這麼一脚高一脚低的跟在擔架後半走半跑，一路跌跌撞撞。我從來不曉得，這條巷子竟是這麼深，這條路竟是這麼長，彷彿是一條噩夢的甬道。

可是現實竟比噩夢更殘忍！檢查的結果，姐姐得了紅癩性狼瘡。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古怪的病名，可是它來勢洶洶，威力十足，白血球會無限止增加，吃掉紅血球，這種病目前仍屬絕症，無藥可醫。醫生說，姐姐最多活不過明年春天。

「如果在病發之初就進行治療，或許還有壓抑的可能。但是，」那個戴眼鏡的年輕醫生抱歉的望著我，斟酌著最和緩的字眼：「但這病根恐怕早在一年多前就種下了，病毒已在患者體內肆虐凌厲，大概……無可挽回了。」

我茫然的走出醫院，毫無意識的在街上亂走，腦子裏所有的思想與感覺頓成空白。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發現自己正坐在一處空曠而荒涼的石堆上，七八顆星星已經掛得老高了。我仰起臉，無助的對著遙遠的星星喃喃重覆：

「請救救姐姐，請救救姐姐，請救救姐姐……」

然而星星們只是遠遠的俯視著我，冷冷的不回答。

我不敢和姐姐說，但她心裏對自己的病情想必有數。在三等病房的嘈雜聲中，她冷靜的分析給我聽：

「我們沒有錢負擔龐大的診療和住院費用，而且醫生也說過，我的病只能靠藥物控制，治療的功効趨近於零。所以，我住在醫院裏和住在家裏結果其實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何必浪費住院的錢呢？」

我垂著頭坐在她床邊，緊緊的咬著唇。

「讓我回家住吧。」姐姐的聲音輕飄而空虛，沒有一點點重量：「我想死在家裏，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姐姐，」我已淚流成河：「求妳不要這樣說！」

姐姐不說話，疲倦的仰靠在枕頭上，閉上了眼睛，密長而捲曲的美麗睫毛微微顫動著，她在掙扎著不讓淚水湧出來，那臉色灰中帶黃，已隱隱透露著死亡的顏色。

姐姐搬回家來住了，我也由日間部轉到了夜間部就讀，為的是白天在一家速食店裏打零工貼補家用，並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陪姐姐。

姐姐遵照醫師的囑咐，按時吃藥，可是藥物只能暫時抑制病情，不能改善病況。服藥成了習慣，若延遲服藥時間或劑量短少，全身就會出現蝴蝶狀的紅癩，十分痛苦。劑量越加越兇，病體對抗藥物的力量也越來越大，最後連服藥都不靈了。

藥性的副作用以另一種形式的破壞進行著，它影響了姐姐腦神經的運作，使得她整夜胡思亂想，渴望著睡眠

却不得休息，以致白天總是神思恍惚。常常在三更半夜，隔著一層薄薄的木板牆，總會傳來姐姐極力壓抑的低泣。

我躺在床上，聽著那斷斷續續的苦悶抽泣，心中宛如刀割，可是我該如何去安慰姐姐？當她自知生命已將走到盡頭，旁人的任何言語都是空洞而多餘的吧。縱然是親似手足、相依為命的妹妹，也不能為她分擔生死。我徹底的感到自己的無力。窗外，疏落的星群霎時在我的眼中流離成水。

入冬後的某天下午，久違的陽光在雨後的雲間探頭，引發了姐姐難得的好興緻，離開臥床，搬了一張藤椅在門前的簷下坐著，陽光曬在院子裏的花葉上，流轉著水盈盈的澄金色，風中漾著雨後泥土裏草葉的清香，這是個安靜美好的午後。姐姐的膝頭上擱了一本書，可是久久也不見她翻一頁過去。

我推開紗門，走到她跟前的台階上。「姐姐，妳在想什麼？」

她有點羞赧的望著我。「沒什麼，我只是想，要是能曬曬太陽多好！好久好久沒有感覺陽光的溫暖了。」

「不行，醫生說紫外線對妳不好，妳要乖乖的聽醫生的話才行。」我笑著說，在石階上坐了下來。

她一臉小女孩的委屈表情。「妳比醫生還要嚴厲。」

我剛洗完頭髮，這時拿了一把梳子和一面鏡子梳理濕髮，讓陽光烘乾，讓風拂順。姐姐一時興起，也想順順她的頭髮，向我借梳子；我把梳子遞給了她，可是她細瘦的手腕是那麼無力，根本握不牢那把小梳子，梳沒兩下就掉在地上了。我拾起梳子，走到她身後，輕聲說：

「姐姐，我幫妳梳。」

我梳得很輕，可是每梳一下，大把的髮絲就隨之掉落，我驚痛的緊緊握住手中成綹的落髮，實在無法再梳下去了。姐姐原先有多麼豐美黑亮的秀髮啊！

姐姐拚足了力氣，微顫顫的把那面小鏡子舉到眼前，審視著鏡中的自己。由於那藥性可怕的副作用，使得她不僅頭髮大把脫落，前額已稀鬆的禿了一大片，而且面龐浮腫，原本娟秀細緻的五官全走了樣。她怔怔的凝視著鏡中的自己，仍舊努力的微笑著，然而那笑容顫抖的可憐，話語也支離破碎：

「我怎麼……怎麼變得，變得這麼難……難看了呢？」

我默默的從姐姐身後抱住了她，她瘦弱的身軀宛若一片風中的落葉，單薄的隨時會被風撕裂。哦，天哪，但願我能這樣抓住她正一絲絲向外飄失的生命，但願明年春天，姐姐還能見到第一道雨後的陽光。

星星到哪裏去了

可是姐姐甚至沒能過完那年冬天。

苦難使人成長，磨鍊令人堅強，除了照顧姐姐的身體與情緒之外，我還接手了全部的家務，加上白天打工，晚上上課，十六歲的我日子沒有一點點空隙，所以也就沒有時間流淚或抱怨。我只知道得好好的努力活下去，陪姐姐走完她短暫的一生中最後的時光。

姐姐去世的前一天夜裏，我很晚才從學校回來。姐姐的房中沒點燈，靜悄悄的沒任何聲息。我原以為她已經睡了，但輕輕推開她的房門一看，才發現她正坐在窗前，安靜無語。窗外透進來微微的月光，襯得她像是一個虛幻而沒有實體的影子。

「姐姐，很晚了，」我走過去，親密的攬住她薄薄的肩：「去睡吧。」

「不，」她低聲說：「我在等。」

「等什麼？」

「等星星出現。」

我抬頭看了看窗外，天上除了月光，什麼也沒有，現在已經不容易看見星星了。

「今天沒有星星啊。」

「今天沒有，昨天也沒有，昨天的昨天，昨天的昨天的昨天，都沒有。」

原來許多個寂寞的夜晚，姐姐都是這樣的坐在窗前等著星星的出現，可是星星已許久不曾眷顧這小小的窗口了。我心中一陣悽惻。

「青青，你知道星星代表什麼嗎？」

我知道，很久以前，姐姐曾經告訴過我。「希望！」

「是啊，希望。」黑暗中，姐姐的聲音輕柔而飄渺。

「可是，希望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比這更絕望的聲音！多年來，姐姐一直守護著我，而今我怎能眼睜睜的看著她日漸衰敗消沈！我心中的某部份隱隱作痛著，執起她瘦骨嶙峋的手疊在我掌中，如果我能將我年輕健康的生命藉掌心的溫熱傳送到她被病魔折磨得不堪的體內去就好了！姐姐的手是那麼的冰冷，感覺不出一絲生命的氣息。

她以前對我說的那些話，現在換我來告訴她了。

「星星還在原來的地方，只是我們暫時看不見而已。」我在我的聲音裏加進了一些淺淺的笑意：「希望從來都沒有離開過。而且，我們曾經擁有過星星湧現的日子，它也早已變成我們生命的一部份，這不就夠了嗎？」

姐姐也笑了，然而她的輕笑中却有隱隱的淚意：

「青青，妳真的長大了。」她拍拍我的手：「以前都是姐姐照顧妳，現在換妳來照顧姐姐了。」

隔天凌晨，姐姐在睡夢裏去世。她死得很安詳，唇邊依然噙著那朵微笑，也許她正夢見滿天的繁星。姐姐死



去的時候，離她十九歲的生日還有兩天。

\*天涯是星星的故鄉

姐姐像個落難天使，人間的歡樂從不屬於她，少女時代即香消玉殞，化為芳塵。這就是她早夭的一生了。如今她去世已逾八年，八年，滄海已可化為桑田。我半工半讀完成了學業，目前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美術設計，因為過去的坎坷，讓我更懂得珍惜現在，而且對於未來努力以赴。

生命不斷的汰舊換新，桃園新村裏當年的孩子都長大了，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老舊的眷舍亦早已蓋成了十五樓高的新式國宅，唯一不變的是村子中央那棵榕樹被保留了下來，正植在國宅中庭花園的草坪上，樹幹更粗壯了，樹葉更茂密了，榕鬚也垂得更長。黃昏時分，仍有許多新鄰居舊街坊在其下聊天乘涼，仍有許多故事正在發生或等待發生。

此刻，天色已趨近黎明，窗外開始漂染暗藍的天光。我下了床，走到窗邊，我並沒看見我所期待的星星，可是我心中想的是天涯，而天涯是星星的故鄉。